

子曰论语

上
册

一代大儒爱新觉罗·毓璠亲传弟子 许仁图

著

翔实、透达、依经解经

还原一个真正孔子所说的《论语》

上海三联书店

子曰论语

◎ 卷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子曰论语

上

册

许仁图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子曰论语 / 许仁图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6

ISBN 978-7-5426-4693-4

I. ①子… II. ①许…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①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8929 号

子曰论语

著 者 / 许仁图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龙若飞

装帧设计 / 棱角视角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30mm × 960mm 1/16

字 数 / 500 千字

印 张 / 45.25

ISBN 978-7-5426-4693-4

B · 359 / 定价: 79.80 元 (全二册)

自序：但求夫子一哂之

孔子会不会笑？如果夫子会笑，他的音容笑貌又如何？大概《论语》专家和孔子尊崇者很少想到这个有趣话题。

孔子是性情中人，他有发怒的时候，骂宰予昼寝，“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公冶长篇》）骂冉有为季氏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

孔子也有悲哀的时间，他见卫灵公夫人南子，遭弟子子路误解，居然向子路“矢之曰”（《雍也篇》）；遭长沮、桀溺两个耕种者消遣，痛心“怃然曰”（《微子篇》）；颜渊死，孔子更是“哭之恸”（《先进篇》）。

有怒有哀的人，自然也会有喜有乐。

孔子曾说君子人的条件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而不猛”这个不猛的“威”，自然不是“威严”，而是“威仪”，有威仪的人会端正自己的衣冠，尊重自己的动静观瞻，使人敬畏（“畏”非害怕）。

也大概就是注重自己威仪的缘故吧，《论语》记载的孔子乐多于喜。

《论语》的乐大都是乐在心中。《学而篇》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雍也篇》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先进篇》孔子见闵子骞、子路、冉有、子贡几个成材弟子侍候一旁，就是“子乐”。

喜形于色的文字，《论语》只见两处，一是孔子往武城，看看在武城当宰官的弟子子游，听到弦歌声，高兴起来就开了子游一个小玩笑：“割鸡焉用牛刀？”（《阳货篇》）孔子这发自内心，同时也形诸于色的喜乐，出现了孔子难得一见的笑容——“莞尔而笑”。

“莞”，《说文解字》称是一种可以作席子的草，这种草茎向上舒展，“莞尔而笑”虽然不见得是开怀大笑或心花怒放，但也不会只是“小笑貌”。

孔子的“小笑”应该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时，夫子要四位弟子各说自己愿望，子路率尔而对的“夫子哂之”（《先进篇》）。

“哂”音 shěn，露齿而笑。孔子何以对子路“哂之”呢？因为子路把自己的能力吹得太大了，他说：“如果有个千乘之国，遭大国胁迫，外有强国军队侵伐，内又闹饥荒，让我治理，等到三年，可使人民见义必为，且知行事之方。”（原文：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孔子在《子路篇》说自己的能力：“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是一年岁月，孔子自认如果有人用他治国，约略一年有成效，三年有小成就。子路这一自许，比做老师的孔子还贤能，孔子不由得露齿浅笑。

我之所以浅谈孔子的音容笑貌，是四十多年来，不时出现我脑海中的一个想法。

1971年，我跟前清礼亲王代善裔孙爱新觉罗·毓鋆老师读经书。老师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同年生，六岁成为溥仪在毓庆宫的

伴读，受学的老师有太傅陈宝琛，以及当时的名儒罗振玉、王国维、陆润庠、郑孝胥、康有为等人。

老师在伪满洲国当御前行走，类似溥仪的特助，1947年，继张学良之后，被蒋介石安排来台湾监管。只身在台六十四年，创办私塾“天德黄舍”（后来改为“奉元书院”），从《论语》讲起。老师开课百余班，教读弟子《论语》百余遍，他四岁就开始启蒙，背《论语》，老师百年读书、六十多年的讲学中，《论语》大概读过千遍以上。

我在2011年元月底与老师对桌而谈，老师还说，他不解孔子何以那么聪明睿智，而我却有个唐突的想法：如果孔子重生，他坐在一间不通风的地下室，听读过千遍《论语》的老师讲《论语》，他的表情会是如何？

“莞尔而笑”就是我想象中的孔子表情。

老师跟我们上《论语》的第一天谈“学”字，突然问说：“孔子重学，你们是学生，什么叫‘学生’？”我们没人接话，老师正襟说：“学生就是要学如何抚慰苍生，为苍生谋！”我想孔子应该会点头称许。

老师强调读古书要读古人的智慧，要学古人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读书不要师承师说，照着走，要接着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老师有些话用今日语言解读古文，十分亲切，甚至更简明通神。

读《为政篇》：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老师解读“先做再说”。

读《子罕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老师说“事在人为”。

读《公冶长篇》：“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老师叹口气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陈文子妄想找白乌鸦！”

《述而篇》孔子批评子路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老师解读得特别通神：“救生员是旱鸭子，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我不陪葬！”

我甚至认为，孔子听老师说《论语》是“论道之语”、“结论之语”，孔子的表情可能比“莞尔而笑”更喜乐吧？

老师在2011年3月20日薨逝，高寿一百零六岁。忆春风之沐，怀化雨师恩。老师常说，一个人至少要读懂一本书，我遵师命，用笔代读，完成了《子曰论语》。

《论语》用字，出现最多的是“子”，达四三一次，其中专指孔子的有三百七十五次，《论语》首章的前面二字就是“子曰”。老师跟我说：“‘子曰’二字是‘我的老师说’，后人尊崇孔子，成为‘孔子说’。”

《子曰论语》这个书名，是个人的希望，希望解读的《论语》既是老师所说的《论语》，也是孔子所说的《论语》，个人但求“夫子一晒之”。

孔子在《里仁篇》和《卫灵公篇》向两位弟子曾参和子贡说“吾道一以贯之”，老师说《论语》和六经都是通贯的，要了悟六经，得从《论语》下手，要真正默识《论语》，先知晓六经。当然，《论语》之道更是一以贯之。

祈愿《子曰论语》能让孔子一晒之，我依经解经，先以孔子之言，解孔子之语，以《论语》彼章印证《论语》此章，而许多

师承师说的孔门弟子之言，也引孔子之言解说，以期通达孔子之学。

以《论语》《解读》《论语》，我十分注意相关的史实史料，像季氏等三家专横窃国柄，源于季氏先祖季友有功于鲁国。孔子能够周游列国，得力于时君求才若渴，诸国冲突缓和，游说之士不会被要求忠君，以及和向戎的“弭兵”之会有关。

《周易》、《尚书》、《礼记》当然是我解读《论语》的主要经籍依据，而子书集中在《孟子》。

老师钦敬熊十力夫子，熊十力尊崇王夫之，我不免引用两位夫子精辟训义解读《论语》。

老师说，《论语》的“人”和“民”不同，“人”是有位者，“民”是一般庶民；“君子”有些不能解读“成德之人”，而是上位者、有位者；“小人”不是无德之人，而是一般百姓庶民；“而”有些当“能”字解。几个字词解读不同，《子曰论语》呈显大异程朱注解的风貌。程朱的注释影响后学太大，我必须参照说明。

孔子在陈国怀念自己鲁国的家乡弟子，感叹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长篇》）个性疏狂的我，需要先进的裁剪，而个人有些补述小意见，就列在章末的“小子曰”。

《子曰论语》的印行，最遗憾的是不能恭呈老师点拨教正。我赶在老师作古这年的生日这天印行。

天德黉舍门下弟子许仁图

敬识于2011年10月6日（夏历九月初十）

【附记】

老师作古公祭后，我才着手撰写《子曰论语》，仅只半年即成书印行。付梓时，有些惶恐，在台版版权页版次加了“试印本”；《子曰论语》发行后得到鼓励，韩国成均馆教授崔一凡随即进行韩文翻译，北京爱智达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预定 2014 年上半年出版简体字版。惟恐释义不正，对孔子不恭，对恩师不敬，且误导读友，自行校正，并略作删补，以为定本。

目 录

学而第一·····	001
为政第二·····	056
八佾第三·····	098
里仁第四·····	138
公冶长第五·····	170
雍也第六·····	215
述而第七·····	261
泰伯第八·····	317
子罕第九·····	347
乡党第十·····	388
先进第十一·····	412
颜渊第十二·····	453
子路第十三·····	486
宪问第十四·····	523
卫灵公第十五·····	570

季氏第十六.....	606
阳货第十七.....	625
微子第十八.....	656
子张第十九.....	672
尧曰第二十.....	697

学而第一

晚周之前，文字载于竹简上，简册叫“篇”，载于简册就是著之于篇。《学而第一》即是“学而第一篇”或“学而篇第一”，《论语》篇次有二十，故言《论语二十篇》。

汉以后，文字载于布帛上或纸上，可舒卷叫“卷”，书长就分若干卷，数卷成束，用布或布囊包起来叫帙，即所谓的书套。司马迁的《史记》，写在布帛上，故而以卷记数，像《五帝本纪第一》就冠上“史记卷一”。

《诗》写在孔子以前，当然用竹简书写，所以说《诗三百篇》，《诗》的《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人因而称《诗》为“篇什”。

但晚周之前的竹简文字，汉人誊抄在布帛上，篇和卷就不那么分明。《汉书·艺文志》的《周易》皆称篇，《诗经》却言卷，其余经书或篇或卷不一。后人将首尾完整的文字称篇。

古人著书，大概都是先成文字，再标目，《论语》的标目，都取句首二三字作标题。《论语》篇首多数是“子曰”，不宜当标目，所以取“子曰”下的二三字。《学而篇》第一句为“子曰学而时习之”，故取“学而”二字作标目，其他各篇相同。

后人为方便检目查阅各篇内容，用章节分段，像朱熹注解《四

书》，书名直接用《四书章句集注》。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孟子生在公元前 372 年或 385 年的战国时代，孔子生在公元前 551 年的春秋时代，两人相差一百余岁。在历史长河中，一百多年并不远，应该可以说，孟子在中国往圣先贤中较接近孔子。孟子又愿学孔子，我们可以从孟子书中看出，孟子也最了解孔学。

最了解孔学的孟子，在《万章篇》给孔子之学作了结论——“孔子，圣之时者也”，清楚地告诉后学，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是一个“时”字。

《论语·学而篇》第一章开宗明义章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揭出“时”字。因而，我们应该发挥孔子的时道，用“时”来解读《学而篇》。

《学而篇》为论语首篇，我们要特别重视，逐字解读。

“子曰”二字大有深义，不只给孔子定了位，也给主流的中华文化定了位。

“子”这个字，古书用法约略有三，一是以位言，二是以德言，三是弟子对老师的尊称。

中国古王朝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礼记·王制篇》），子爵是五等爵的第四等爵，这是以位言。

古人对有德、有言的人也尊称“子”，有些立言的人冠上宗族的姓，著作的书加了“子”，像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墨子、朱子、程子等。

《论语》的“子”，不是以位言，也非以德言，而是弟子对老师的尊称，“子”就是“我的老师”。

《论语》书中对孔子称谓有三种：子、夫子、孔子。“子”和“夫子”有分别，“子”是人前的尊称，“夫子”是背后或回述的尊称；“孔子”冠了孔姓，属于第三人称叙述观点，用在孔子和时人的问答或评论。

“曰”在《说文解字》是“词也”，词在《说文解字》是“意内而言外也”；也就是说，“曰”是把内心的意思说出来。

“子”是“我的老师”，因而，“子曰”就是“我的老师说”了。

“子曰”二字在《论语》出现三百九十次之多，诵读《论语》，但听“子曰”声盈盈溢耳，有如美妙的音符在耳际跳动。

《论语》对话自然从容，即使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和孔子之间似乎没有时空的距离，我们仿佛看到真情流露、活泼有味的孔子，站在眼前，跟我们说道《论语》。

从“子曰”二字中，我们可以认定，《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亲闻目睹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老师，向他关爱的弟子和时人，说解他的抱负、委屈、失落和得意，这个老师有时还会跟弟子开玩笑。

“子曰”解读成“我的老师说”，那么，多数人都有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门下弟子是不是可以有样学样，也称他们的老师之说是“子曰”呢？

按理说，无可。但因后人尊崇孔子，就像孔丘的“丘”字减笔成“丘”（念“某”）以示敬意，后人朗朗上口的“子曰”二字，遂成孔子传道的专有名词。后学称呼自己的老师，不直接用“子曰”，而是把老师姓氏加上“子”字，像《春秋公羊传》有“子

沉子”、“子司马子”、“子北宫子”的用法。《墨子》书中，墨子门下弟子也不用“子曰”，而用“子墨子曰”。清康熙朝定了清朝皇室的辈分，乾隆、道光、咸丰三朝又分增四字，依次是：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焄、闾、增；老师的“毓”字辈为御赐，可以尊称老师“子毓子”。

“子曰”是我的老师说，老师是人，人的最高成就是圣人，即使后人对孔子尊崇有加，但是再如何锦上添花，也只能尊称“至圣”。也因为孔子是人，重视的是人生、人道，影响中华文化最深远的儒学就是“集大成”的儒学。

我们续谈“学”字。

“学”这个字，是学子、学生、学徒最早接触的文字之一。

孔子被公认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私人收徒讲学，将学由官学带入民间的老师。

孔子一辈子从事的工作就是“学”，他十五岁志于学（《为政篇》），一辈子学而不厌（《述而篇》）。

孔子卒后结集的《论语》，首章“子曰”后的第一个字就是“学”。

今人七八岁入学就读，当学生，就学的地方叫“学校”。

由于学子入学，启蒙时开口琅琅读书，多数的人很自然地把“学”解释成“读书”，以至于读《论语》第一篇首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理所当然地解读成：“读书而且时常温习，不是很高兴的事吗？”

其实，“学而时习之”的“学”，不能解释“读书”。

中文古字和今人用字，常因时代不同，有了很大的差异，今人常以通俗文字意涵去认识解读古文字，难免浮面失真，甚至差

之毫厘，谬之千里。

“学”何以不是“读书”，有何证据呢？

《论语·先进篇》中，孔子弟子子路当季氏宰官，派遣子羔做费地的长官，孔子老大不高兴，认为孩子要为学，也得读书，批评子路害了人家的孩子。子路回嘴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从《先进篇》的“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以看出“学”和“读书”有分别，读书不等于学。

学如果可解读为读书，那么“好学”也就是如何勤勉喜好读书或读了什么书，但《论语》中，孔子自己解释好学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篇》）、“不迁怒、不贰过”（《雍也篇》），和读书无关。

《周礼》记载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的书艺不只是读书，还包括典章制度。“六艺”后来转成《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

我们了解孔子所谓“读书”和“学”的分别，我们再正视“学”的字义。

“学”这个字，《白虎通义》和许慎的《说文解字》常为后人引用。

《白虎通义》解释“学”的字义是“觉”，而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学”的字义是“效”。

以“觉”和“效”二字来解说“学”，十分贴切合宜：学就是自觉不如而仿效；觉是体，效是用。当一个人自觉未知，就会求觉，自知未能而仿效，于是有了学。

“学而时习之”的“学”不是读书。同样，“而”不是而且，“时”